

凌行正 著



铁血

TIEXUE JIYI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记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TIEXUE JIYI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ISBN 7-5033-1718-3



9 787503 317187 >

ISBN 7-5033-1718-3/I · 1378 定价: 18.00 元

凌行正 著

铁血

Tiexue Jiye

记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记忆/凌行正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18-3

I. 铁… II. 凌…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219 号

书 名:铁血记忆

作 者:凌行正

责任编辑:刘增新

装帧设计:陈亦逊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23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50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18-3/I·1378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凌行正

凌行正。1930年8月出生，河南省潢川县人。1949年5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野战部队文工团员、文化干事、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部文化科长、总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小说戏曲编辑组长、副社长、社长兼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高原短歌》、《洛桑丹增颂》（以上与人合作）、散文集《关山情》、《江河赋》、《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行》、《岁月留痕》等。长篇纪实散文《感念西藏》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立小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目 录

开篇絮语

第一章 从惠阳到凤城

1. 在出征前的军事训练中,每个男女文工团员,都要投掷一枚手榴弹

2. 途经武汉,趁火车轮渡之隙,抓紧时间换装。在长江南岸码头上,一场罕见的“服装模特表演”开始了

3. 列车驰过豫南,我在心中默默地唱道:“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4. 路过天津车站,老同志们大讲平津战役的战斗故事:三分钟杀开民权门,金汤桥胜利会师

5. 凤城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喷香的高粱米饭和热气蒸腾的澡堂子

第二章 待机辽东

6. 在反登陆作战的备战中,领导上号召文工团员要“一专、三会、八能”

7. 我们到大鹿岛去慰问演出,小木船差点翻沉到大海里

8. 年龄最小的志愿军文艺战士——十岁的女文工

团员小刘,竟比我们早一个月入朝

第三章 跨过鸭绿江

9. 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啊,你是一条弓弦,把志愿军战士像一枝枝利箭一样射向敌人

10. 在顺安附近的两花里,敌人的定时弹炸开了石岩水库大坝,我们出国第一仗是在洪水中抢救朝鲜群众

11. 傍晚,雨后,天边挂起一弯彩虹。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都开了

第四章 参加金城反击战役

12. 从西海岸向东海岸开进,徒步行军翻越新高山

13. 大战前夕,文艺战士们的军装里,也都缝上了“光荣条”

14. 金城反击战役开始那天,我们在龙岩里,看“卡秋莎”怒吼,听坦克炮轰击

15. 突破敌人防线之后,我们在坑道里,用中、朝文书写“军事分界线”的牌子

16. 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抢救战友,负伤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我的军衣

17. 在烧焦的土地上,在呛鼻的硝烟中,采访战斗英雄王占山

18. 在返回团里的路上,听友邻部队战友讲前几天发生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

19. 停战之夜,我对自己说:要永远记住,和平——是鲜血和生命的结晶

第五章 停战以后

20. 参加二十兵团的文艺会演,兵团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在会演大会上讲了话

21. 贺老总和康克清同志率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达金城前线,我们像过节一样欢迎祖国亲人

22. 采访模范战地护士陈仁慈和一等功臣陈吉祥,我的第一篇纪实散文发表在《战士生活》上

23. 冒着严寒,踏着风雪,我们文工团去朝鲜人民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24. 踏访非军事区北缘的民警连,并与打坑道的战士们同住、同吃、同劳动,构筑最前沿的“地下长城”

25. 轿岩山下,金城川前,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官岱里小平原上出现一个又一个新村

第六章 驻守东海岸、西海岸

26. 移防东海岸莲花洞。去咸兴市、元山市观摩朝鲜和苏联艺术团体的演出

27. 忘不了海岸线上的攻防演习,忘不了连队里的那些老兵们

28. 东海岸的金秋风光使我们赏心悦目,而敌人细菌战留下的污染却刺痛着我们的心

29. 参加《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工作。在志愿军总部驻地附近,拜谒毛岸英烈士陵园

30. 冒着西海岸上空的倾盆大雨,前去参加党支部大会。雨过天晴,漫山遍野开满了金达莱花

31. 椴岛的夜晚,山顶上有特务打信号弹,海面上有

敌人潜艇出没

32. 外獐岛连着内獐岛,冰海上传颂着友谊的故事

第七章 撤军回国

33. 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的喜讯,像春风吹遍志愿军各个军营。我们在凤鸣水库工地上,用热情和汗水书写着“军队撤出,友谊长存”

34. 再见吧,阿妈妮! 再见吧,漫山遍野的金达莱……

开篇絮语

《铁血记忆》是继《感念西藏》、《遥忆察隅》之后,我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性散文,至此,我的“军旅三部曲”全部写完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代,而每个人的青年时代又各不相同。我们这一茬人,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末参加革命队伍,在经历了祖国的苦难岁月和伟大的历史变革之后,未及喘息,又投入到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维护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的战斗中去了。我跟随着我所在的“铁拳部队”,于建国初期,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西藏高原平叛,以及边境上的自卫反击作战,烽火硝烟、金戈铁马、边关冷月,一直伴随到我的青年时代的结束。我的“军旅三部曲”,写的就是我的人生道路上这一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往事……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是的,流逝的岁月,刻深了我们的皱纹,染白了我们的头发,当然,也无情地使我们的记忆如烟飘渺;但是,如果当年记的有日记呢?起码,它可以使如烟的往事有着几分清晰吧!不错,从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起,我就喜欢记日记,到了部队上,于戎马倥偬之中,也经常在小本上記些事情。尤其是在部队文工团创作组工作期间,提倡记生活笔记,下到连队,对感兴趣的干部、战士的一言一行,也都记在了小本上,今天翻看起来,这些纸页发黄的日记,仍然感到鲜活鲜活的。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箱子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就是我离休之后,决心要写“军旅三部曲”的

个直接的动因。

提笔写作的时候,又深深觉得,几十年前的往事,与今天比较起来,似有斗转星移之感。但是,我仍然坚持按照彼时彼地的生活原貌来写它,这样,今天的读者对我们这一茬人的青年时代,才可能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或许因此而引起他们的兴趣也未可知,这也正是我写“军旅三部曲”所期望的。

在我当年的日记本上,曾经抄录过一首诗,名曰:《只要心不老》,遗憾的是,没有记下这首诗的作者姓名,也忘记了是从哪个报刊上抄录下来的。我很喜爱这首诗,现在转抄在这里,作为开篇絮语的结束语吧:

亲爱的,不要紧,不要紧!
就让那白发霜生在两鬓,
为了保护我们的心,
那是战争给我们撒上了白盐粉。
不论它是谁,
在我们的黑发上,
撒下一把白盐粉,
我们会变得更坚强;
不论是风暴和苦疼,
任什么也不能征服我们!
为了每条皱纹而忧伤,
在这里我们实在无法找寻。
请想想吧,哪一个真正的男人,
不带有从战争里来的深深皱纹,
这几年为了生活在世上,
我们尝过了苦难,

可也有欢唱，
在离别时我们想着重逢，
在黑暗里我们记得太阳，
幸福即将来临：
那玫瑰色的晚霞，
那夜莺婉转的歌唱声，
只要我们的心不老，
只要我们的灵魂不起皱纹……

2003.11.9

第一章 从惠阳到凤城

1. 在出征前的军事训练中,每个男女文工团员,都要投掷一枚手榴弹

那时候,我在铁拳部队文工团工作。1953年1月,从广东省的惠阳出发,奔赴东北,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铁拳部队在解放战争结束时,也就是打完了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之后,于1949年底,就地驻防广西,军部驻贵县。1950年至1951年间,在广西十万大山剿匪。1952年为防备台湾蒋介石窜犯海南,我部移师广东,军部驻在广州市附近的花县平山,年底,又由花县平山移到惠阳。

惠阳,现在叫惠州市,是粤东南的一个重镇。那时候,我们当然想像不到在惠阳附近的深圳,日后会变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想像不到它附近的大亚湾,在若干年后会矗立起一座核电站。那时候,我们所关注的是蒋介石残余武装会不会趁隙来窜犯雷州半岛;更关注着在鸭绿江那边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战争……

就在我们移防惠阳不久,部队就接到了命令,准备赴朝参战。顿时,从军部到各师,立即投入到备战的热潮之中。我们文工团,当然也不会例外。

文工团虽然也是野战部队中的一个单位,但,它既不同于机

关,也不同于连队,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与浪漫色彩的军中艺术团体。它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吹拉弹唱,演戏跳舞,整天歌声不断,乐器叮咚,别人在业余时才从事的文娱活动,在文工团却是本职工作。因此,部队有人误认为在文工团工作“好玩”。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一个领域里的战斗,我们是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特别是到了战时,我们要深入到前线阵地,宣传鼓动,战勤服务,是火线上思想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部队即将北上,入朝参战,我们立刻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组织创作,编演节目,配合部队的政治动员。

这时候,上级又来了指示,说,你们文工团不仅要准备演出节目,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抗美援朝战争是现代化的立体战争,不分前方后方,随时随地准备投入战斗。当然,不可能给每个文工团员都发一枝大枪,但是,很可能给每个人发一枚手榴弹。出发之前,要抓紧进行投弹训练,并且要搞一次实弹投掷演习。

这个消息在文工团一传开,嗨,像滚油锅里掉进一滴水,滋滋啦啦地炸开了。我们这个文工团,虽说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建立了,也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但我们用的毕竟是文艺武器,而不是真枪实弹。文工团员中真正打过枪、放过炮的很少,特别是南下以来又增添了不少像我们这样的新成分,有些女同志在她们身边点燃个鞭炮,就能把她们吓得吱哇乱叫,谁投过真的手榴弹呀?!

上级从警卫连派几个老战士来当我们的投弹教练。开始练习时,当然用的是教练弹,在一个学校的大操场上投掷。那笑话可就多了,有的不仅投不远,反而甩到身后边去了。几天下来,我的双臂都练肿了,也至多能投十多米远。这样近的距离,怎能投掷实弹呢?太不安全了吧!但,时间紧迫,不容再练。于是,在惠阳城的郊外,找了一个倒垃圾的大坑,实弹投掷就在这里进行,手榴弹就往大坑里投。

这天,文工团整队来到城外那个大土坑的前面。土坑边沿的

场地上,早已用白石灰粉画好了横竖线条,标定了投弹的各种位置。大土坑的四周,插上了许多面小红旗,以示警戒。一箱箱手榴弹码放在我们面前,陡添了几分实战的气氛。

看到这阵势,我的心不由噔噔地跳了起来,感到有些紧张。我是1949年5月从家乡的学校参军的,一参军就到了这个文工团。随部队过江南下,在衡宝战役中也曾经下连队投入战勤工作,然而却未曾放过一枪;后来进军广西,在十万大山中剿匪,也下过连队,但从没与土匪直接交过手。所以,我这个兵虽然已有四年多的军龄,但这“投笔从戎”之手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更别说是投掷手榴弹了!

为什么我们对投手榴弹比对打枪的恐惧心理还要重呢?这是因为,打枪,子弹一上膛,一扣扳机,叭的一声,子弹就往前飞出去了,不管能不能打中靶子,反正子弹不会转回头来伤着自己;而投手榴弹就不同了,先拧开手榴弹木把上的圆形铁盖,掏出一个戒指般的金属环子,这金属环子上拴着一条线,线的那一头连着手榴弹的拉火装置。把金属环套在小手指上,再握紧手榴弹的木把,借着向前猛一投掷的力量,拉断那条线,几秒钟之内手榴弹就爆炸了。所以,我们担心,手榴弹一出手就爆炸了咋办?或者,心一慌,手一乱,把手榴弹甩到了身后,那也将是一片血肉横飞……

正当我们的心在噔噔跳着的时候,文工团的协理员来到了我们队列的前面。协理员是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八路,腰际间的皮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他双脚站定,开始动员了:“同志们,我们即将开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将要和战争贩子们展开面对面的战斗了!抗美援朝和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解放战争有所不同,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鬼子,战争是现代化的立体战争。现代化的立体战争,那是不分前方后方的;前方后方的人员都要准备投入战斗。我们虽然是文工团员,但也要准备当战斗员。为了消灭敌人,也为了保存自己,每个人都要学会投

弹。我们文工团大部分同志没有投过弹,特别是女同志胆小,今天就要练一练胆量。现在,我先投一颗给大家看看,没什么可怕的……”说着,他从腰间拔出那枚手榴弹,拧盖、套环、握柄,然后对着前面那个大坑,高声说道:“同志们,那里,就是美国侵略军的前沿阵地,他们的枪口正在瞄准着我们,正在向我们疯狂射击,我们必须把他们消灭掉!”说罢,他向前猛跑几步,右臂一举,一挥,嗖的一声,那枚手榴弹划道弧线飞了出去,接着传来猛烈的爆炸声,大坑里顿时腾起一股青烟。我们兴奋得哗哗地鼓起掌来,那胆怯的心情确实减弱了不少……

协理员作完动员,并且做了示范动作之后,文工团员们的投弹开始了。按照乐队、戏剧分队、舞蹈分队、舞台美术分队的顺序,一个队一个队地带到一条白灰线的后面,老同志先投,新同志后投;男同志先投,女同志后投。我们创作组和团部一些勤杂人员安排在最后投。

这样,我们创作组便在一旁先当观众了。最大的看点,当然是看女同胞们投弹了。这些平时在她们跟前点放一个鞭炮就被吓得吱哇乱叫的女孩子们,现在居然要投掷手榴弹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肯定有好戏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不投的要求,反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好像是要争着去办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闹得带队的分队长一个劲地吼:“不要吵,安静点!”“不要笑,有什么好笑的?”这才把她们镇住。这些女娃娃们,真个的是“巾帼不让须眉”,虽然那弹投得并不算远,但都一个一个地在大土坑里爆炸了!

最后,轮到我们创作组投弹了。我们创作组,在文工团的主要任务是编节目,写歌词,谱曲,基本上都是耍笔杆子的,光戴近视眼镜的就有好几个,因此,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帮子“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在练习投弹时,其成绩从来不比女同胞强多少。刚才,我们还想看女同胞的笑话,实在是自不量力。现在倒好,投完弹的女同胞

们呼啦一声围过来,嘻嘻哈哈地要看我们这些“秀才”的笑话了。

第一个走到白石灰线跟前准备投弹的是外号叫“张瞎子”的大张。大张是东北入伍的老同志,参军前当过职员,有些古文底子。南下时,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三国演义》,鼓动大家行军不掉队,因此还立了一功。可是,他却戴着一副黑边的深度近视眼镜,眼镜片像酒瓶子底一样,一环套一环,戴上它,别人连他的眼珠子在哪儿都看不真切了。冲这一点,人们常跟他说笑打闹,他因之也成了文工团的一位喜剧人物。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他吃过不少苦头,也闹出过许多笑话。田埂小路上有一摊牛粪,有人故意说:“谁的帽子丢了?”大张弯腰去捡,抓了一手牛粪,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夜行军的时候,他看不清路,只得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走,有人逗他,本来是很平坦的路,却故意嚷道:“有沟——跳!”于是老张很认真地跳了一下,一夜行军下来,他常常是双脚打满血泡。有一次宿营,夜里,有人把他的眼镜片上涂满了墨汁。到了早晨,他戴上眼镜一看,天是黑的,于是又蒙头呼呼大睡了。到吃早饭的时候,人们来喊他,他戴上眼镜,不满地嘟囔着说:“闹什么闹?黑灯瞎火的,半夜三更吃什么早饭?”……就这位人们尊呼为“张瞎子”的,现在要投手榴弹了。

“张瞎子”拿起一枚手榴弹,人们呼啦一声往后急退了几步,生怕他闹出什么事故来。只见他把手榴弹攥在手里,掂量了掂量,随后猛然原地一个转圈,一扬手,那手榴弹嗖的一声飞了出去,正落在大坑的中心,轰的一声爆炸了。人们一阵叫好。当然也有人嚷:“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张瞎子”得意洋洋地走回队列,低着头谁也不理,嘴里哼着他高兴时常哼的那句京戏剧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终于轮到我来投弹了。心,噎噎地跳到了嗓子眼附近。我对自己说,要镇静点,这参军后的第一颗手榴弹,一定要投好,不仅要投出去,而且要投响。决不能投到身后边去,也不能不拉火就投